



江

樓

夢



重校八家評批

I207.41 · P
3

馮其庸 纂校訂定

重校八家評批

紅樓夢

【中】

定本自署

江西教育出版社

重校《八家評批紅樓夢》卷五

第四十一回 賈寶玉品茶櫺翠庵 劉姥姥醉卧怡紅院

酒。原來是福珍

話說劉姥姥兩隻手比着說道：「花兒落了結個大倭瓜。」衆人聽了，哄堂大笑起來。於是喫過門杯，因又鬥趣笑道：「今兒實說罷，我的手脚子粗，又喝了酒，仔細失手打了這磁杯。」〔張評〕要以磁杯喚醒木頭。有木頭的杯取個來，我便失了手，掉了地下也無礙。」衆人聽了，又笑起來。鳳姐兒聽如此說，便忙笑道：「果真要木頭的，我就取了來。可有一句話先說下：這木頭的可比不得磁的，他都是一套，〔張評〕一套全書，寫木頭耳。定要吃遍一套方使得。」劉姥姥聽了，心下战戰道：「我方纔不過是趣話取笑兒，誰知他果真竟有。我時常在鄉紳大家也赴過席，金杯銀杯倒都也見過，〔姚評〕豈不是積世老婆婆？〔張評〕金銀一點。從沒見有木頭杯的。哦，是了，想必是小孩子們使的木碗兒，〔張評〕筆筆又圓。不過誑我多喝兩碗。別管他，橫豎這酒蜜水兒似的，多喝點子也無妨。」〔張評〕神氣滿足。想畢，便說：「取來再商量。」鳳姐乃命豐兒：「前面裏間書架子上有十個竹根套杯，〔姚評〕了不得！取來。」〔張評〕黛號瀟湘，故以竹櫨木，乃惜寶定主法。黃楊，厄閏之木，釵爲閏也。豐兒聽了，纔要去取，鴛鴦笑道：「我知道你那十個杯還小。

他。何苦如此作弄

真嚇假嚇，吾不得而知之。

只此頭一杯，就怕已經當不起了。

叫他說個菜名，是明明作弄姥姥也。

況且你纔說木頭的，這會子又拿了竹根的來，倒不好看。不如把我們那裏的黃楊根子整列的十個大套杯拿來，灌他十下子。」鳳姐兒笑道：「更好了。」鴛鴦果命人取來。劉姥姥一看，又驚又喜：驚的是一連十個，挨次大小分下來，那大的足足的似個小盆子，極小的還有手裏的杯子兩個大，喜的是雕鏤奇絕，一色山水樹木人物，并有草字〔張評〕何字不可有而必曰草字，確是黛玉。以及圖印。因忙說道：「拿了那小的來就是了。」鳳姐兒笑道：「這個杯沒有這大量的，所以没人敢使他。姥姥既要，好容易找出來，必定要挨次喫一遍纔使得。」劉姥姥唬的忙道：「這個不敢。好姑奶奶，饒了我罷。」賈母、薛姨媽、王夫人知道他有年紀的人，禁不起，忙笑說道：「說是說，笑是笑，不可多喫了，只喫這頭一杯罷。」〔張評〕全套已在其中。劉姥姥道：「阿彌陀佛！我還是小杯喫罷。」〔姚評〕太要便宜。〔張評〕釋伽之想，是爲慈悲。把這大杯收着，我帶了家去慢慢的喫罷。」說的衆人又笑起來。鴛鴦無法，只得命人滿斟了一大杯，劉姥姥兩手捧着喝。賈母、薛姨媽都道：「慢些，不要噎了。」

薛姨媽又命鳳姐兒佈個菜。鳳姐笑道：「姥姥要喫什麼，說出名兒來，我夾了喂你。」〔姚評〕好。劉姥姥道：「我知道什麼名兒，樣樣都是好的。」〔姚評〕也是實話。賈母笑道：「把茄蕪夾些喂他。」鳳姐兒聽說，依言夾些茄蕪送入劉姥姥口中，因笑道：「你們天天喫茄子，也嚐嚐我們這茄子弄的來可口不可口。」劉姥姥笑道：「別哄我了，茄子跑出這個味兒了，我們也不用種糧食，只種茄子了。」衆人笑道：「真是茄子，我們再不哄你。」劉姥姥詫異道：「真是茄

並不大嚼，倒是細嚼。

真靡費之極！
一茄之費，至於如此，其餘可
知！古人曰：『錢，豈欺我哉！』

每借姥姥口中之
反射諸人之不知稼穡艱難者。

富貴人帶銅器，未有不以爲金者，貧人帶着金器，人將以爲造疑之矣。

子？我白喫了半日。姑奶奶再喂我些，這一口細嚼嚼。」鳳姐兒果又夾了些放入他口內。劉姥姥細嚼了半日，笑道：「雖有一點茄子香，只是還不像像是茄子。告訴我，是個什麼法子弄的，我也弄着喫去。」鳳姐兒笑道：「這也不難，你把纔下來的茄子把皮刨了，只要淨肉，切成碎釘子，用雞油炸了，〔張評〕雞音幾，知幾其神乎。再用雞肉脯子合香菌、新筍、蘑菇、五香豆腐乾子、各色乾菓子，都切成釘兒，拿雞湯喂乾，將香油一收，外加糟油一拌，盛在磁罐子裏，封嚴，要喫時拿出來，用炒的雞爪子一拌，就是了。」劉姥姥聽了，搖頭吐舌說：「我的佛祖！倒得十來隻雞來配他，怪道這個味兒！」一面笑，一面慢慢的喫完了酒，還只管細玩那杯子。〔張評〕便是不捨離瀟湘館意。鳳姐兒笑道：「還是不足興，再喫一杯罷。」劉姥姥忙道：「了不得，那就醉死了！我因爲愛這樣兒好看，虧他怎麼做來！」鴛鴦笑道：「酒喫完了，到底這杯子是什麼木頭的？」劉姥姥笑道：「怨不得姑娘不認得，你們在這金門綉戶的，如何認得木頭！我們成日家和樹林子做街坊，晒了枕着他睡，乏了靠着坐，荒年間餓了還喫他，眼睛裏天天見他，耳朵裏天天聽他，嘴兒裏天天說他，所以好歹真假，我是認得的。」〔張評〕土木相連，演來何等親切，人當各保此木矣。讓我認一認。」一面說，一面細細端詳了半日，道：「你們這樣人家，斷沒有那賤東西，那容易得的木頭，你們也不收着了，我掂着這麼體沉，斷乎不是楊木，一定是黃松做的。」〔張評〕松爲木公。不以爲楊木而以爲松，欲其易陰爲陽，自釋閭閻。衆人聽了，哄堂大笑起來。

點綴生情，令
人油然生感。

王夫人可謂以
身率教者矣。

劉姥姥手舞足
蹈是有醉意了。
顰兒到底太
刻。

只見一個婆子走來，請問賈母說：「姑娘們都到了藕香榭，〔姚評〕應上文，一筆不漏。請示下，就演罷，還是再等一會子？」賈母忙笑道：「可是倒忘了他們，就叫他們演罷。」那個婆子答應去了。不一時，只聽得簫管悠揚，笙笛並發。〔張評〕此樂爲賀黛玉能留而作，故專舉竹音。正值風清氣爽之時，那樂聲穿林度水而來，自然使人神怡心曠。寶玉先禁不住拿起壺來斟了一杯，一口飲盡。復又斟上，纔要飲，只見王夫人也要飲，命人換暖酒，寶玉連忙將自己的杯捧了過來，送到王夫人口邊，王夫人便就他手內喫了兩口。〔姚評〕此等樂事，世間第一。〔張評〕儼然天倫之樂。一時暖酒來了，寶玉仍歸舊坐。王夫人提了暖壺下席來，衆人都出了席，薛姨媽也站起來，賈母忙命李、鳳二人接過壺來：「讓你姑媽坐了，大家纔便。」〔張評〕用旁筆，形容少許，勝人多許。王夫人見如此說，方將壺遞與鳳姐兒，自己歸坐。賈母笑道：「大家喫上兩杯，今日着實有趣。」說着擎杯讓薛姨媽，又向湘雲、寶釵道：「你姐妹兩個也喫一杯。你林妹妹不大會喫，也別饒他。」說着自己也乾了。湘雲、寶釵、黛玉也都喫了。當下劉姥姥聽見這般音樂，且又有了酒，越發喜的手舞足蹈起來。寶玉因下席過來，向黛玉笑道：「你瞧劉姥姥的樣子。」黛玉笑道：「當日聖樂一奏，百獸率舞，如今纔一牛耳。」〔張評〕談諧敏妙絕倫，其實又寫定一坤象。在姥姥自謂牛，黛玉以爲牛，黛玉會也。衆姐妹都笑了。

須臾樂止，薛姨媽笑道：「大家的酒也都有了，且出去散散再坐罷。」賈母也正要散散，於是大家出席，都隨着賈母游玩。賈母因要帶着劉姥姥散悶，遂携了劉姥姥至山前樹下盤

起，真能領會得人，便不是個中人。

你道此是什麼東西？閱者試猜之。猜不出者便是個劉姥姥。

今人請客用點心，或四或兩，皆以此爲定例，然則自昔以來，固以鹹甜相問者乎？

桓了半晌，又說與他這是什麼樹，這是什麼石，這是什麼花。〔張評〕木、石、花，又爲開會。劉姥姥一一領會，又向賈母道：「誰知城裏不但人尊貴，連雀兒也是尊貴的。偏這雀兒到了你們這裏，他也變俊了，也會說話了。」衆人不解，因問什麼雀兒變俊了，會說話。劉姥姥道：「那廊上金架子上站的綠毛紅嘴是鸚哥兒，我是認得的。」〔姚評〕難得。那籠子裏的黑老鴿子又長出鳳頭來，也會說話呢。」〔張評〕鸚鵡一名八八兒。八八六十四爻，借卦象暗演會說話者乃是老鴿，不祥之鳥也，戒黛玉、警鳳姐。衆人聽了，又都笑將起來。

一時只見丫頭們來請用點心。賈母道：「喫了兩杯酒，倒也不餓。也罷，就拿了這裏來，大家隨便喫些罷。」丫頭聽說，便去抬了兩張几來，又端了兩個小捧盒。揭開看時，每個盒內兩樣：這盒內是兩樣蒸食，一樣是藕粉桂花糖糕，一樣是松瓤鵝油捲，〔姚評〕却是一鹹一甜。那盒內是兩樣炸的，一樣是只有一寸來大的小餃兒。〔姚評〕也是一鹹一甜。賈母因問：「什麼餡子？」婆子們忙回：「是螃蟹的。」賈母聽了，皺眉說道：「這會子油膩膩的，誰喫這個！」又看那一樣是奶油炸的各色小麵菓，也不喜歡。因讓薛姨媽喫，薛姨媽只揀了一塊糕，〔姚評〕却喜歡喫甜的。賈母揀了一個捲子，〔姚評〕却喜歡吃鹹的。只嚐了一嚐，剩的半個遞與丫頭了。劉姥姥因見那小麵菓子都玲瓏剔透，各式各樣，又揀了一朵牡丹花樣的笑道：「我們鄉裏最巧的姐兒們，剪子也不能絞出這麼個紙的來。我又愛喫，又捨不得喫，包些家去給他們做花樣子去倒好。」衆人都笑了。賈母笑道：「家去我送你一磁罈子。你先趁熱喫這個

劉姥姥與板兒却是甜的鹹的都喜歡。

直伏大姐兒結局。

連小孩子性情都能細細摹出，真是才大心細。村兒圖吃，城女愛香，以有易無，各如其意。

以下寫妙玉性情脾氣作一小傳。

獨寶哥哥留神，妙！好名色，妙玉亦工於獻媚者。

罷。」別人不過揀各人愛喫的揀了一兩樣就算了；劉姥姥原不曾喫過這些東西，且都做的小巧，不顯堆垛的，他和板兒每樣喫了些，就去了半盤了。剩的，鳳姐又命攢了兩盤並一個攢盒，與文官等喫去。〔姚評〕顧上文。

忽見奶子抱了大姐兒來，〔張評〕是乃劉姥姥之正主，必須特寫。大家哄他頑了一會。那大姐兒因抱着一個大柚子頑，忽見板兒抱着一個佛手，大姐便要。丫鬟哄他取去，大姐兒等不得，便哭了。衆人忙把柚子給了板兒，將板兒的佛手哄過來與他纔罷。〔張評〕柚，由也。巧姐由是得姥姥以援手脫難也，故與板兒以佛手對換。那板兒因頑了半日佛手，此刻又兩手抓些菓子喫，又忽見這個柚子又香又圓，更覺好頑，且當毬踢着頑去，也就不要佛手了。

當下賈母等喫過了茶，又帶了劉姥姥至櫺翠庵來。妙玉忙接了進去。〔張評〕書中設爲妙玉一人，乃作者自贊其書之妙。其來在歸省大觀園既成之後，今爲立傳在大觀園兩宴之時，是此傳亦從劉姥姥邊立起也。極大結構。衆人至院中，見花木繁盛，〔張評〕首提花木。賈母笑道：「到底是他們修行人，没事常常修理，比別處越發好看。」一面說，一面便往東禪堂來。〔張評〕禪意西來，堂乃在東，禪亦誤矣。妙玉笑往裏讓，賈母道：「我們纔都喫了酒肉，你這裏頭有菩薩，〔張評〕從心字入題。沖了罪過，我們這裏坐坐，把你的好茶拿來，我們喫一杯就去了。」寶玉留神看他怎麼行事。〔張評〕妙玉必從他眼中寫。只見妙玉親自捧了一個海棠花式雕漆填金雲龍獻壽的小茶盤，〔張評〕特提海棠，是乃獻壽通盤，立意如此。裏面放一個成窑五彩小蓋鍾，〔張評〕欲各有所成就。捧與賈母。〔姚

而獨親於二人者，意蓋因親而及親也，作者真是史筆。此時妙姑斷無有拉寶玉之理。當不是雨水老君眉矣。

點染處俱新穎可愛。

評「色澤俱佳。賈母道：『我不喫六安茶。』」〔張評〕此語着眼，不能六安，出於此老。妙玉笑道：「知道。這是老君眉。」〔張評〕老君白眉，衰愁之象。賈母接了，又問：「是什麼水？」妙玉道：「是舊年蠲的雨水。」〔張評〕陰雨所積。賈母便喫了半盞，笑着遞與劉姥姥說：「你嚐嚐這個茶。」劉姥姥便一口喫盡，〔姚評〕可稱牛飲。〔張評〕本題「品茶」，必先從二老分嚐。笑道：「好是好，就是淡些，」〔張評〕戒之在色。再熬濃些「更好了。」賈母、衆人都笑起來。然後衆人都是一色的官窑脫胎填白蓋碗。

〔姚評〕質而潔。〔張評〕脫胎而官，便是轉女爲男。

那妙玉便把寶釵、黛玉的衣襟一拉，〔張評〕寫妙獨合釵、黛，便是冊詩「金玉質」。二人隨他出去。

寶玉悄悄的隨後跟了來。只見妙玉讓他二人在耳房內，寶釵便坐在榻上，〔張評〕實際。黛玉便坐在妙玉的蒲團上。〔張評〕空象。妙玉自向風爐上煽滾了水，另泡一壺茶。寶玉便走了進來，〔姚評〕不嫌唐突乎？〔張評〕妙不離心，必須他來。笑道：「偏你們喫體己茶呢。」二人都笑道：「你又趕了來撒茶喫。這裏并没你喫的。」〔姚評〕偏要吃。妙玉剛要去取杯，只見道婆收了上面茶盞來。妙玉忙命：「將那成窑的茶杯別收了，擱在外頭去罷。」〔姚評〕怪脾氣。〔張評〕將寫妙玉爲人，別

開生面，從一杯起已足狀盡孤潔，而自外於劉姥姥，終於無所成就，自寓底裏。寶玉會意，知爲劉姥姥喫了，他

嫌腌臢，不要了。又見妙玉另拿出兩隻杯來。〔張評〕一釵一黛，文之妙也，於此借茶杯演出。一個傍

邊有一耳，杯上鐫着「瓠蘆罍」三個隸字，後有一行小真字，是「王愷珍玩」，又有「宋元豐五年四月眉山蘇軾見於秘府」一行小字。〔張評〕瓠文分瓜，破瓜也，絳芸軒案。瓠文包瓜，如羞龍麝串及斯

人謂寶玉第一
次在庵中喫茶，
細味一個「仍」字
可思，況繼以前
番「二字乎！」

金玉珠寶經尼
姑眼便爲俗器，
此爲寶玉謙詞，
要知蘭若中器非
求俗，人惟求俗。

其信然耶？其
實是情深語。

抬斯敬，一切包藏不露之處皆是。聲音假，真指假語村言。王僧，石崇之對。元爲一，加五，四，共成十數。蘇號玉局，金玉姻緣既成而兩玉之局終矣，是乃寶釵。妙玉斟了一罈，遞與寶釵。那一隻形似鉢而小，也有三個垂珠篆字，鑄着「點犀盞」。妙玉斟了一盞與黛玉。仍將前番自己常日喫茶的那隻綠玉斗來斟與寶玉。「張評」靈犀一點通，心也。自「玉生香」以至「情中情」，兩心無非如此而絕無實事。盞、喬，假，亦指假語村言，是爲黛玉。寶玉笑道：「常言『世法平等』，他兩個就用那樣古玩奇珍，我就是個俗器了。」「張評」人各有心，故曰俗器。妙玉道：「這是俗器？不是我說狂話，只怕你家裏未必找的出這麼一個俗器來呢。」「姚評」其言器耶，抑借器以言人耶？寶玉笑道：「俗語說『隨鄉人鄉』，到了你這裏，自然把這金珠玉寶一概貶爲俗器了。」「張評」亦是至言。妙玉聽如此說，十分歡喜，遂又尋出一隻九曲十環一百二十節蟠虬整雕竹根的一個大盞出來，「姚評」的是雅器。笑道：「就剩了這一個，你可喫的了這一海？」「張評」狀心之宛轉曲折，如蛟螭之不易降伏。寶黛同爲一心，故爲整雕竹根。謂之海，狀其大而不測也，故此器無名。寶玉喜的忙道：「喫的了。」妙玉笑道：「你雖喫的了，也沒這些茶你遭蹋。豈不聞『一杯爲品，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，三杯便是飲驢了。』」「姚評」比牛何如？你喫這一海，更成什麼？」「張評」調笑得妙。寫這情種又一樣子，精細入微。說的寶釵、黛玉、寶玉都笑了。妙玉執壺，只向海內斟了約有一杯。寶玉細細喫了，果覺輕淳無比，「姚評」比一口喫盡者何如？賞讚不絕。妙玉正色道：「你這遭吃茶是托他兩個的福，獨你來了，我是不能給你喫的。」「姚評」想前遭無此茶喫。「張評」誰問來。寶玉笑道：「我深知道，我也不領你的情，只謝他二人便

也是俗物，宜乎妙姑冷笑也。

顰兒之受槽蹋，此是第一次。

然則今日之喫，其真爲餒，黛二人耶。

杯子沒有喫過，始可給人性情怪癖。因想其身子沒有人用通，始可給寶玉然則那雙綠玉斗如何不拿來砸碎？寶玉亦揣摩之至，而妙玉竟直答無辭，體味神情，寶玉是調笑，妙玉是倔強。

了。」〔姚評〕不露痕迹。〔張評〕心領神會，筆致狡猾。妙玉聽了，方說：「這話明白。」黛玉因問：「這也是舊年的雨水？」妙玉冷笑道：「你這麼個人，竟是大俗人，連水也嚐不出來。」〔張評〕此水悉是寶釵寓言，俗人如何嚐得出。這是五年前我在玄墓蟠香寺住着，收的梅花上的雪，統共得了那一鬼臉青的花甕一甕，〔張評〕元墓得來，鬼甕收去，是何景象。總捨不得喫，埋在地下，今年夏天纔開了。我只喫過一回，這是第二回了，你怎麼嚐不出來？隔年蠲的雨水那有這樣清淳，如何喫得。」黛玉知他天性怪僻，〔姚評〕倒也原諒。不好多話，〔張評〕明下考語。妙玉文字，書中不多見，而一言一動令人到處能識，是爲能品。亦不好多坐，喫過茶，便約着寶釵走了出來。

寶玉和妙玉陪笑道：「那茶杯雖然腌臢了，白撩了豈不可惜？依我說，不如就給了那貧婆子罷，他賣了也可以度日。你道使得麼？」〔張評〕寶玉豈是如此周旋之人，而一茶杯大費宛轉，正演一心成就，乃姥姥慈悲處也。妙玉聽了，想了一想，點頭說道：「這也罷了。幸而那杯子是我沒喫過的，若是我喫過的，我就砸碎了也不能給他。」〔張評〕筆無松懈。你要給他，我也不管，你只交給他，快拿了去罷。」〔姚評〕孤相賤相，反不如貧婆之安樂也。寶玉道：「自然如此，你那裏和他說話去，越發連你都腌臢了。只交與我就是了。」妙玉便命人拿來遞與寶玉。寶玉接了，又道：「等我們出去了，我叫幾個小幺兒來河裏打幾桶水來洗地如何？」〔姚評〕形容孤相。妙玉笑道：「這更好了。只是你囑咐他們，擡了水只擡在山門外頭牆根下，別進門來。」〔姚評〕雖好潔，何至如此！寶玉道：「這是自然的。」〔姚評〕識趣。說着便袖着那杯，遞與賈母房中的小丫頭子拿着，

以上一小段話
寶哥哥於欄翠庵
品茶事。

說：「明日劉姥姥家去，給他帶去罷。」交代明白，賈母已經出來要回去。妙玉亦不甚留，送出山門，回身便將門閉了，〔姚評〕後遂無問津者。不在話下。〔張評〕稻香村不用劉姥來見，已自能留，無須更誠，故特云不在話下。

卸去賈母。

薛姨媽、王夫人亦一一安頓畢。

總寫衆丫頭。

以下文章又別開生面。

劉姥姥何至如此憐憫，安知非故作狡獪，博衆人之一笑乎？

活畫出村媼

且說賈母因覺身上乏倦，便命王夫人和迎春姊妹陪了薛姨媽去喫酒，自己便往稻香村來歇息。鳳姐忙命人將小竹椅擡來，賈母坐上，兩個婆子擡起，鳳姐、李紈和衆丫頭婆子圍隨去了，不在話下。這裏薛姨媽也就辭出。王夫人打發文官等出去，將攢盒散與衆丫頭們吃去，自己便也乘空歇着，隨便歪在方纔賈母坐的榻上，命一個小丫頭放下簾子來，又命捶着腿，吩咐他：「老太太那裏有信，你就叫我。」說着也歪着睡着了。

寶玉、湘雲等看着丫頭們將攢盒攔在山石上，也有坐在山石上的，也有坐在草地下的，也有靠着樹的，也有傍着水的，倒也十分熱鬧。一時又見鴛鴦來了，〔姚評〕必用鴛鴦者，文章之線索也。要帶着劉姥姥逛，〔張評〕必是鴛鴦。衆人都跟着取笑。一時來至省親別墅的牌坊底下，劉姥姥道：「噯呀！這裏還有大廟呢。」〔張評〕書中扼要之處，是爲大妙。說着便爬下磕頭。衆人笑彎了腰。劉姥姥道：「笑什麼！這牌樓上字我都認得。我們那裏這樣的廟宇最多，都是這樣的牌坊，那字就是廟的名字。」衆人笑道：「你認得這是什麼廟？」劉姥姥便擡頭指那字道：「這不是『玉皇寶殿』四字？」〔姚評〕趣甚。〔張評〕明演天尊地卑之義，省親別墅乃即玉皇寶殿，爲天爲心，是一非二。衆人笑的拍手打掌，還要拿他取笑。劉姥姥覺得腹內一陣亂響，忙的拉着一個丫

來。腹中之響想是五臟神不識所食之物，在那裏打架。婆子走開，便生出後文妙事。

作者心思真是無孔不入。

「花障」二字是作者敘出，若姥姥目中，固不識其爲草障、花障也。

險些兒掉下池子裏去。

用筆之妙，亦覺恍惚迷離。又在寶哥哥，又必曰美人活矣。

不待說出，已

頭，要了兩張紙就解衣。衆人又是笑，又忙喝他：「這裏使不得！」忙命一個婆子帶了東北角上去了。〔張評〕薛家新居在東北，氣數之瀉，正是此處。那婆子指與他地方，便樂得走開去歇息。

那劉姥姥因喝了些酒，他脾氣不與黃酒相宜，且吃了許多油膩飲食，發渴多喝了幾碗茶，不免通瀉起來，〔張評〕以道理之地合氣數之天，不相交也，焉得不瀉。蹲了半日方完。〔張評〕天地機械，至此大洩。

及出廁來，酒被風吹，且年邁之人，蹲了半天，忽一起身，只覺得眼花頭暈，辨不出路徑。四顧一望，皆是樹木山石、樓臺房舍，却不知那一處是往那一路去的了，只得順着一條石子路慢慢的走來。及至到了房舍跟前，又找不着門，再找了半日，忽見一帶竹籬，劉姥姥心中自忖道：「這裏也有扁荳架子。」一面想，一面順着花障走了來，得了一個月洞門進去。〔張評〕將入心境，乃是如此，而筆意何其條達。只見迎面一帶水池，只有七八尺寬，石頭砌岸，裏面碧波清流往那邊去了，上面有一塊白石橫架在上面。劉姥姥便蹣過石去，順着石子甬路走去，轉了兩個彎子，只見有個房門。〔姚評〕第一個門。於是進了房門，便見迎面一個女孩

兒，滿面含笑迎出來。劉姥姥忙笑道：「姑娘們把我丟下了，叫我碰頭碰到這裏來。」說了，只覺那女孩兒不答。劉姥姥便趕來拉他的手，咕咚一聲便撞到板壁上，把頭碰的生疼。細瞧了一瞧，原來是一幅畫兒。〔張評〕十二釵無非畫。劉姥姥自忖道：「原來畫兒有這樣凸出來的。」一面想，一面看，一面又用手摸去，却是一色平的，點頭嘆了兩聲。〔張評〕此嘆有微旨，全書在此。一轉身方得了一個小門，〔姚評〕第二個門。門上掛着蔥綠撒花軟簾。劉姥姥掀簾進去，

知其爲怡紅院。

愈出愈奇，愈轉愈妙，（文通生花之筆，觀止矣。）於斯

極樂世界，似夢非夢。

醉眼迷離，那能辨得清楚？以「最精緻」三字括之，已覺斑斕五色，如在目前。無一處不寫得人情入理。

擡頭一看，只見四面牆壁玲瓏剔透，琴劍瓶爐皆貼在牆上，錦籠紗罩，金彩珠光，連地下晒的磚皆是碧綠鑿花，竟越發把眼花了。找門出去，那裏有門？左一架書，右一架屏，剛從屏後得了一個門，〔張評〕此錦卽門，必須特點。只見一個老婆子也從外面迎了他進來。劉姥姥詫異，心中恍惚：莫非是他親家母？〔姚評〕妙。因連忙問道：「你像是見我這幾日沒家去，虧你找我來。那位姑娘帶你進來的？」又見他戴着滿頭花，〔張評〕滿頭花易漏不漏，在讀者亦且忘之。劉姥姥笑道：「你好沒見世面，見這園裏的花好，你就沒死活戴了一頭。」〔姚評〕妙。說着，那老婆子只是笑，〔姚評〕妙。也不答言，〔姚評〕妙。便心中忽然想起：「常聽富貴人家有一種穿衣鏡，這別是我在鏡子裏頭嗎？」想畢伸手一抹，再細一看，可不是四面雕空紫檀板壁，將這鏡子嵌在中間。〔張評〕便是甄寶玉，便是天，故姥姥認爲我，認爲親家。因說：「這已經攔住，如何走出去呢？」一面說，一面只管用手摸。這鏡子原是西洋機括，〔張評〕黛玉所出，故名如海。可以開合。不意劉姥姥亂摸之間，其力巧合，便撞開了消息，掩過鏡子，露出門來。〔姚評〕第三個門。〔張評〕非劉姥姥不能撞出此鏡，而其消息又在有意無意之間。劉姥姥又驚又喜，遂走出來，忽見有一副最精緻的床帳。他此時又帶了七八分的酒，〔張評〕七八十五，顛倒五十，到此大衍一終。又走乏了，便一屁股坐在床上，只說歇歇，不承望身不由己，便前仰後合的，朦朧着兩眼，一歪身就睡熟在床上。〔張評〕一部《紅樓夢》豁然齊醒。○此怡紅院也，人人得而知之，而在姥姥眼中歷寫一過，便又覺精神百倍。此正與「試才」回相爲對待。

誰知己登仙界。

蹊徑分明。

人，無一筆不刻出，無一筆不刻

費矣。百合香今日過

且說衆人等他不見，板兒沒了他姥姥，急的哭了。〔姚評〕不冷落板兒。〔張評〕不漏。衆人都笑道：「別是掉在茅廁裏了？」〔張評〕坤承垢污。快叫人去瞧瞧。」因命兩個婆子去找，回來說沒有。衆人各處搜尋不見。襲人故覈道：「〔張評〕必是他。」一定他醉了迷了路，順着這一條路往我們後院子裏去了。若進了花障子到後房門進去，雖然碰頭，還有小丫頭子們知道，〔張評〕孰知怡紅一空，更已無人，姥姥掉臂游行乎？若不進花障子去，再往西南上去，〔張評〕西南本位，姥姥既來，談何容易便去。若繞出去還好，若繞不出去，可够他繞一會子好的。我且瞧瞧去。」〔張評〕底裏幹淨，面子圓到。一面說着，一面回來，進了怡紅院便叫人，誰知那幾個在房裏的小丫頭已偷空頑去了。

襲人一直進了房門，轉過集錦榻子，就聽的鼾胸如雷。〔張評〕此雷與仙佛同功，使妖邪喪胆。忙進來，只聞見酒屁臭氣，〔張評〕幽香、甜香、冷香一齊回向。滿屋一瞧，只見劉姥姥扎手舞腳的仰卧在床上。〔張評〕坤象。襲人這一驚不小，〔張評〕焉得不驚，底面都到。○自此至卷末無一閑字，微言妙義批不勝批。慌忙的趕上來，將他没死活的推醒。那劉姥姥驚醒，睜眼見襲人，連忙爬起來道：「姑娘，我該死了！我失錯并没弄腌臢了床。」一面說，一面用手去揮。襲人恐驚動了人，被寶玉知道了，只向他搖手，不叫他說話。忙將當地大鼎內貯了三四把百合香，仍用罩子罩上。所喜不曾嘔吐，忙悄悄的笑道：「不相干，有我呢。你隨我出來。」劉姥姥答應着，跟了襲人出至小丫頭子們房中，命他坐下，向他道：「你說醉倒在山子石上打了個盹兒。」劉姥姥答

「前在綉房而曰『書房』，茲在書房而曰『綉房』，以見富貴家男女顛倒，作者蓋有微意焉。」
倒底是在山子石上還是草地上？

應「是」。又與他兩碗茶吃，方覺酒醒了，因問道：「這是那個小姐的綉房，這樣精緻？」〔張評〕於黛玉則以爲男，於寶則以爲女，正陰陽交互之義。我就像到了天宮裏的一樣。」〔張評〕卽是玉皇寶殿。襲人微微笑道：「這個麼，是寶二爺的臥室。」那劉姥姥嚇的不敢做聲。襲人帶他從前面出去，見了衆人，只說他在草地睡着了，帶了他來的。〔張評〕由後來，由前去，姥姥暢行，乃襲導之。衆人都不理會，也就罷了。

一時賈母醒了，就在稻香村擺晚飯。〔姚評〕應前，收拾得周匝。賈母因覺懶懶的，也沒吃飯，便坐了竹椅小敞轎回至房中歇息，命鳳姐兒等去吃飯。他姊妹方復進園來，未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護花主人評

竹根杯引出黃楊杯，文情曲折。

若無黃楊大套杯，劉姥姥何至醉卧寶玉床，若非劉姥姥腹瀉，何由走入怡紅院。一路敘來，有情有景。

松根、黃松、楊木俱是陪襯黃楊杯，却先後錯綜寫出，無一筆重複。

寶玉等聽曲、飲酒是劉姥姥醉後餘波。

劉姥姥極村俗，妙玉極僻潔，兩兩相形，覺村俗却在人情之內，僻潔反在人情之外。寧爲姥姥，毋爲妙玉。

妙玉之不好拉寶玉，我亦云然。

妙玉拉寶釵，黛玉衣襟，心中非無寶玉，只是不好拉耳。若心中無寶玉，因何劉姥姥吃的茶杯便嫌肮臟不要，自己常吃的綠玉斗便斟茶與寶玉，又尋出竹根大海來，且肯將成窑茶杯給與寶玉，聽他轉給劉姥姥？是作者皮裏陽秋，不可不知。

妙玉向寶玉說你獨來，我不肯給你吃，是假撇清語，轉覺欲蓋彌彰。

妙玉出家人，何以有許多古玩、茶器，五年前又在玄墓住？形迹殊屬可疑。

劉姥姥誤入怡紅院一段文章有疑鬼疑神之筆，又照應鳳姐代插滿頭花，想見席中醉態，真可發笑。

大姐來園中，引出後文送崇取名情事。

大某山民評

此回與上回合寫一時事，乃壬子年八月二十五日也。

太平閑人評

此回言劉姥姥之義，人人當知。上半回爲十二釵以及財色諸人普同說法，故必寫其入櫺翠庵。櫺，統也。茶爲苦心之藥而清心。三人爲衆，三口爲品，今日「品茶」，概衆口也，衆口悉當深嘗。作者於此書猶嫌其淡，更煎濃些，是大眼目。下半回專爲寶玉說法，欲其由空入實，於更無一人廓廓落落之怡紅院而特布一扎手舞脚之坤象，以填塞之，使不人於渺渺茫茫科白裏去。此尤高一層落筆，進一層期望也，而無如已爲襲人喚醒之。姥姥醒，寶玉又睡矣。奈何，奈何！